



光明社的纵火案

李 中 磐 著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光明社的縱火案

李中磐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光明社的縱火案

李 中 磐 著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三緯路11号)

(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江西分店发行

*

书号：0751

开本：787 × 1092 1/32 • 印張：7/8 • 字数：17,390

1957年4月第一版

1957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92

統一书号：T10110•93

定 价：(6)一角

光明社的縱火案

在縣公安局的办公室里，默默地坐着三个人，各人只管閱讀自己的材料，誰也不去理答誰，好象互不相識似的。

“喂，你們的材料看好了吧？”一个嘹亮的声音，打破了室內的寂悶。从这人的音調里，就知道他是一个老干部。他的个子很矮，人也消瘦，但却很精神。他就是縣公安局的李局長。李局長把手里的材料向寫字抬上一放，斜靠在椅子上，仰望着楼板。右手的香烟屁股都快燒到手指了。他蹙着眉毛，正在集中精力考慮問題。不一会，他似乎从沉默中清醒過來，坐正了身子以后，把桌上的材料交給了坐在旁边的合作保衛股股長朱克勤和偵察員王思清，用他的东北腔說：“这是光明社的縱火案。老朱，小王，你們先仔細看看报告，然后提出你們的意見。”这是李局長的規矩，遇到了一件事情，总是先讓下級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經常用这种方法，來培养和提高干部判断問題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朱克勤从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就当偵察員。去年被提拔为合作保衛股股長。平时，他不喜欢多說話，但对考慮問題、分析問題的細致，却是大家所公認的。这一点極為李局長賞識。王思清个子挺高，約有十八、九歲。是去年才从学校畢業出來的。他和許多青年人一样，个性直爽，工作起來会忘記了吃飯。只是遇事好勝，有点兒自以为是。

朱克勤把报告接過來和王思清一同閱讀着。

三月一日，光明社管理委員會在办公室里开会，因为天气冷，用柴燒了一堆火，會議在下午四时結束。会后干部分头下

隊去开会去了。当天晚上留在办公室的只有主办會計張斌和會計員丁宜靜。他們計算股分基金，一直搞到深夜十一時。工作結束以後，因為張斌的家距辦公室較近，加上辦公室只有一床小被子，所以張斌就回家去了。丁宜靜一人睡到天將拂曉，突然被噼噼啪啪的烈火驚醒了，據說當時火是從屋頂燒起的，下面沒有火。當丁宜靜將小學校長叫醒以後，火勢太大，終於無法挽救了。……

王思清看到这里，手向空中一劈，蠻有勁地說：“嗨，朱股長，再不用看了。從報告中反映的情況看：火頭是從屋頂上燒起來的，很顯然是屋內失火。”

朱克勤放下手里的材料，繞着辦公室走來走去，考慮着偵察員的話，過了一陣，帶分析的口吻說：

“光明社的案情有兩種可能：一是失火，一是縱火。在沒有掌握現場情況以前，還是不要輕易下結論吧！”

“對！搞偵察工作的最主要的是客觀。”李局長點了點頭，贊許地說。

“李局長，我同小王到現場去調查一下如何？”朱克勤請示着。

“對，你們下去搞個清楚。”李局長點了點頭說：“起火的現場不容易保持，必須立即下去，越快越好。”

“我準備上午就和王思清同志一同去光明社。”

“我同意你的作法，”李局長將煙蒂丟到瓷缸里，站起來比着手勢說：“你們記得‘平原游擊隊’中偵察員所說的話嗎？”

“要捉着狐狸，必須比狐狸更狡猾。”王思清搶着說。

“對，這兩句話對我的幫助很大。你們時刻都要記住！”接着李局長拿出一封信，交給朱克勤，“好，這是介紹信，你們馬上出發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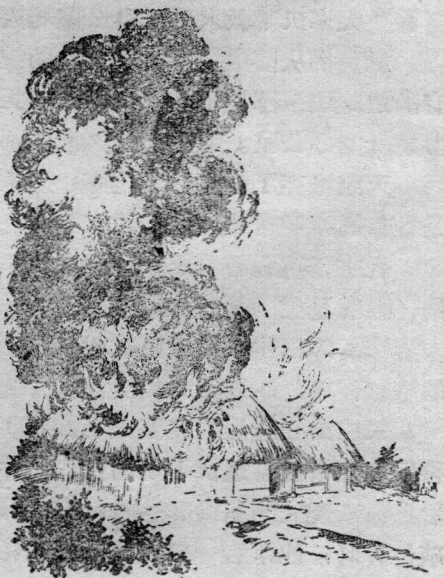
“是！”朱克勤和王思清不約而同地應着。

是失火還是縱火

當天，朱克勤和王思清就來到光明社，找到了分黨支部書記曾為羣和管理委員會主任趙強了解情況，他們簡單的介紹了一下失事的經過：

一號，白天落了一陣風暴雨。傍晚，又起了六、七級的西北風。厚厚的雲層，遮住了月亮和星星。鷄叫三遍以後，烏雲越聚越厚了，天黑得伸手不見掌。除了呼呼的風嘯聲以外，四周寂靜得怕人。

在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的鼓舞下，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努力，已經全部完成了由初級社轉高級社的過渡工作。管理委員會宣布在二號召開全社“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各個生產隊，各個生產組，為了迎接這個大會，展開了循環紅旗競賽，掀起了積肥運動。整天，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不甘心在生產戰綫上掉隊，一直搞到天黑才收工。因此，在一天的緊張勞動以後，人們都睡得異常香甜。



盛樹春 插圖

就在此刻，農業社辦公室的草屋上，隨着大風，冒出一陣陣的白煙。風愈刮愈大，煙越冒越濃。漸漸地從屋頂的濃煙中，噴出了細小的火星。不一會，熾熱的火焰，把辦公室附近照得徹亮。遠處的狗，遙望着火光“汪汪”地狂吠着。

辦公室旁邊的小學里，農業社的業余劇團為了準備“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的節目，排了一晚的戲。所以在这將近拂曉的時候，人們更是鼾聲如雷。“咚！咚！咚咚咚！”一陣緊急的打門聲，驚醒了小學的吳校長。

“吳校長，不好了！辦公室着火了！”農業社會計員丁宜靜在門外嚎叫着。那帶着哭的喊聲，在這深夜里，顯得特別淒涼。叫人听了毛骨悚然。當吳校長把老師們叫醒，打開學校的大門以後，燒紅了半边天。

吳校長忙把廣播筒找了出來，大聲的喊叫起來：

“大家快來救火呀！辦公室起火啦！”

社員都從夢中驚醒過來，有的披着衣裳，有的拖着鞋子，有的邊跑邊系褲帶子。拿鉤子的，担水桶的，從四方八面擁往農業社的辦公室。頓時，人聲嘈雜，一片沸騰。

天漸漸亮了，火勢也逐漸小下去。最後，終於撲滅了。可是社員們辛辛苦苦所蓋的新式茅屋，變成一片焦土了。

社主任趙強帶着兩個偵察人員去現場觀察。他們走進現場，眼前呈現的是一堆堆的碎磚，一股酸臭味沖的叫人作嘔。未燒完的碎紙片，被微風吹得亂飛，擺來擺去的樹梢，互相敲的簌簌作響，四周顯得很淒涼。

朱克勤在燒焦的屋基上觀察着。他先在四周巡視了一遍，再仔細地檢查着遺留下來的任何一件東西。有時，他皺着眉毛，看那尚未燒完的屋梁和茅竹，有時，蹲在地下，觀察灰燼中的碎碴；有時，他睜着一雙凝神的眼睛，銳利地注視着遠方的路上；有時，他又掏出筆記本，迅速地記着一些東西。……

王思清也是很忙的。他拿着本子，打好了方向以后，就用脚步比着距离，將整个办公室的旧址，繪下了一張略圖，他一看这乱糟糟的現場，心里想着：“什么案件从現場观察一下，就可以大体上找出点头緒出來。只有这个案件，救火的人把現場搞乱了，真叫人沒有办法。”他草草地繞着廢墟兜了个圈子，看看沒有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摇摇头說：“总有兩百人跑过了，即使發現一点什么，也不可能作为偵察工作的依据。”因此，在繪完略圖以后，就站在一旁等朱克勤。

朱克勤也沒有得到什么了不起的收穫，只是在廢墟的南边地上，拾到几根火柴棒。他如獲珍宝似的从地上拾起來，足足地瞧了一番，小心翼翼地用紙包好，放進衣袋里。接着又把王思清繪的略圖核对了一次，才轉身对趙强說：“趙主任，請你关照一声，这个現場請暂时保存着，最好不要讓人去动它。”

趙强望着他那种沉靜的表情，極為关切地問着：“朱股長，你看这个火到底是怎样起的？”

朱克勤低着头考慮了一下，他一面把拖在前額的头髮拂到后腦去，一面抬起头來，对趙强說：“同志，火燒过的現場不容易保持原狀，所以，現在很难提出对事件分析的具体意見。”然后，他回过头去，向王思清說：“小王，咱們还是深入下去，收集一下羣众的意見吧！”

三天过去了。

朱克勤和王思清深入到各家各戶，收集羣众对办公室被燒的意見。但是，說法不一致：有的說，火头是从屋頂冲出來的，当然是會計自己搞着的。也有的說，深更半夜的事，誰也不敢說。社員蔡老头的房子緊靠办公室，可是在起火时，他忙着搶自己家里的东西去了，对起火的詳細經過也說不清。他只是說：“虧得王啓家帮忙，我的房子才沒有被燒掉”。

这些犹豫不定的說法，真叫人头痛極了。朱克勤最喜欢細致地分析問題；过去，他在分析案情时，往往是透过它的現象去發現本質。他对任何案件，在沒有掌握到确切的証据时，是不輕易下結論的。这次，經過了几天的調查，擺在他面前的还是兩個可能：可能是內部失火，也可能是政治性的破坏。

五号的夜晚，在一个裝着玻璃窗子的新式茅屋里，透出了不十分亮的煤油灯光。这就是光明農業社的俱乐部。自从办公室被燒以后，農業社就移到这里办公。夜很深，屋里的人却不少。东边屋里，會計們正在清理賬目，重建新賬。西边屋里，朱克勤、王思清、曾为羣、趙强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情况，分析案情。

會議是由朱克勤主持的。他簡單地把这次起火的經過向大家介紹了一下，就向大家說：“現在，就根据各人所掌握的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

“根据許多先去救火的社員反映，”趙强搶先开了口，“火是从屋頂燒起的，这說明火是从屋里燒起的，既然半夜三更从屋里起火，这表明是會計失的火。”

“丁宜靜說他們晚上沒有燒火，怎么会把屋燒着呢？”

“这是他把屋子燒了，怕受处分，所以不敢承認。”

“对，趙主任分析得很正确。”王思清贊許了一句。

“不对，这完全不可能。”曾为羣不同意地說，“張斌和丁宜靜这两个黨員我是了解的，他們從來沒有說过謊話。拿‘忠厚老实，工作積極’这两句話做他們的鑒定，真不算誇大。而且，在二号的早上，我在他兩人沒碰头时就問了他們兩人的情况，答复都是一样。难道撒謊会有这样巧嗎？这是不可能的。”

王思清眼睛斜望着屋角，帶着不以为然的神气，一边搖晃着身子，一边有節奏的說：

“搞偵察工作，最主要的是從實際出發。從各方面了解，一致反映火是從屋頂沖出的，這是不用懷疑的。這就是一個客觀的事實。晚上大門是關着的，這也是一個客觀事實。那麼，根據這兩個客觀事實來判斷：火，是丁宜靜失的。當然，這是無意的。至於他目前不承認，這正如趙主任所分析的：是怕受處分。我認為判決案情的依據是事實，而不是估計。”

“我認為從實際出發，就要全面考慮問題。”曾為羣激動地說，“小王懷疑是丁宜靜失的火，那就讓我們來看看丁宜靜這個人吧！”他燃着一支煙，深深的吸了一口，象背書一樣滔滔不絕地說：“丁宜靜是貧農出身，一九五四年入的黨，是個正式黨員。政治上可靠，為人老實，他不是個知錯不認的人。據其他人說，着火的那天，丁宜靜跑去叫吳校長時，顯得很驚慌，鞋子沒有穿，衣服也沒着。只隨手帶了一條褲子出來。因為駭昏了，一直到天亮還赤着一雙腳，冷得打哆嗦哩。”

“那麼你認為是怎樣起的火呢？”王思清和趙強不約而同地反將他一軍。

“我認為：坏人縱火的可能性大些。”曾為羣理直氣壯地回答：“第一，事情發生在慶祝高級社成立大會的头天。第二，起火時將近天亮，即使晚上有火，也不至于隔許久才把草屋燒着，所以說丁宜靜失火是沒有根據的。第三，上半夜有民兵放哨，下半夜撤哨，正是一個空子，被敵人鑽上了。”

朱克勤坐在桌邊，一面听着大家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一面把大家的發言記下來。他絞着腦汁，考慮着每個人的發言，他的前額上的皮肉緊皺，兩條濃眉幾乎擠到一起了。一對眼睛，放射出那種公安人員所特有的銳利而堅毅的目光。突然，他站了起來，從容不迫地說：

“在沒有搞清楚真實情況以前，對這一事件的分析，雖然有兩種可能：一是內部失火，二是敵人縱火。但根據兩個會計

的政治条件和思想情况看来，曾为羣同志提出的意見，的确是值得研究的。”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個紙包，把它拆开，指着几根燒掉了一截的火柴棒說：

“这是在現場南面約一步路的地方發現的。它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是干淨。从这点分析，它被用不到一天。因为一號白天下了雨，不僅在雨前丢的火柴棒不会这样干淨，即使在雨后地下不十分干的情况下，也不会有这样干淨。事情很明白，在办公室起火的前后，有人使用过火柴。”

頓了頓，朱克勤望着王思清，好象解釋似的說：

“当然，火是从屋內起的，而在半夜深更又沒有人能進屋去。这也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就当前的情况分析，不僅沒有办法証实火是會計搞着的，而且敌人縱火的可能性还更大些。因此，我們还不要先下結論，只有繼續偵察。”

太陽剛剛离开地平綫，东方現出一片紅色的彩霞，新升的太陽映照着河水，放射出金光，除了有嘩嘩的水流声之外，大地是一片寧靜。

朱克勤独自地蹲在水边，凝望着滾滾的江水，回憶着昨夜的爭論。他到光明社已經好几天了，案情仍然沒有什麼大的進展。虽然，昨夜最后說：“縱火的可能性大些”，也只不过是“可能性”。究竟應該如何去判断呢？还是一个謎。这使他一夜都未睡好。所以，一大清早，就跑到堤上來了，想換換空气，使自己的腦筋更加清醒一些。

这几天多方面了解的情况，以及对案件的爭論意見，很自然的浮現在他的腦海里：

“是會計無意搞失火的嗎？是他怕負責任而不敢承認这个事实嗎？”

“曾为羣同志在失事当时詢問的結果，兩個會計回答的都

一样。捏造的供词，不可能有如此巧合。显然，内部失火的可能性很小……”

“不是内部起火，为什么火头会从屋顶上冲出呢？”

“为什么？……”

朱克勤仔细思索着。也许是为了帮助集中思想吧！他掏出了一根香烟，含在嘴上，然后，划着一根火柴，准备点烟。火柴烧得很快，马上就烧到手指了，他急忙将着火的一端转到上面去，火就慢慢小了。他将着火的一端向下，火头又向上蔓延了。



諸葛宗愷 插图

看到这里，突然，他联想起一个事情：火是向上燒的，屋頂是斜的，如果在茅屋簷底下的空隙处点火的話，火势一定会向上蔓延。对，一号那天下了雨，屋頂表面上的一層茅草是湿的，当然火只有燒到屋頂，才会冲出來。朱克勤对这个發現滿意地笑了起來。

他將这个新的發現，和几天以來了解的情况，反复地回想着、推敲着。

.....

最后，他自信地得出了下面的結論：

“办公室的被燒不是失火，而是縱火。”

“我的对手不簡單，还会放烟幕彈來轉移視線，消滅罪証呢！”一个念头掠过了他的腦子。

奇怪 的 脚 印

朱克勤和王思清在天剛亮的时候，就一同跑到了办公室的廢墟。沒有燒完的紙屑被風吹得遍地都是。要想从这个乱糟糟的廢墟中，馬上追出縱火的凶手，給了偵察員很大的困难。

王思清听了朱克勤对起火問題的分析以后，总觉得有些不大对勁。覺得这样疑神疑鬼是多余的事。直到朱克勤抓了一把草燒給他看，表示了火势燃燒的路向后，他才算是同意了一半。朱克勤跑到办公室的西南角上，仔細地端詳了一番，指着未燒完的半截土牆說：

“据說这个茅屋的屋簷，与土牆之間的空隙很大。要在那里点火是很容易的。东南角上是丁宜靜住的地方，不适宜于放火。只有南头的可能性最大。特別是有个窗子好搭脚，連梯子都可以不要。”接着，他又進一步分析：

“看！北头是小学校，西头离人家却很远，不容易發覺。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通向四面八方的大路，便于縱火者逃跑。”

王思清听了朱克勤的分析，并从各方面進行了观察以后，一个意識浮上他的心头：“看來，原來我所持的观点又搞錯了。”他不好意思地握住朱克勤的手說：

“朱股長，原來我还觉得你的分析是神經過敏。現在，看起來真是我自己太主观了。險些因此放掉了敌人。”

“‘要捉住狐狸，必須比狐狸更狡猾’。小王，李局長叫我們記住的話，难道你就忘了嗎？你以为敌人很愚笨，所以陷進了敌人的圈套了。”

“縱火是肯定了，可是，縱火者到底是誰呢？”王思清着急地問道。

“別着急，我們目前的任务就是：發現綫索，追查到底，把坏蛋挖出來。不过，我們的对手很狡猾。所以我們思想上还得作好准备，也許不是馬上就搞得清楚的。”

“他媽的！这家伙真狡猾。不把它挖出來，我总不甘心。”

“只要我們依靠羣众，勝利总归是我們的。”朱克勤满怀信心地說。

三月八日，女社員都去參加慶祝“三八”婦女節去了。只有第七生產隊女隊長張桂娥沒去，她就空到辦公室找曾為羣。这几天，为了安定社員情緒，清理社內賬目，曾為羣日夜忙得团团轉，絞尽了腦汁，人也比以前瘦多了。当他听完了張桂娥彙報以后，馬上就帶她去找朱克勤。正巧，朱克勤从隊里回來，看見他兩急匆匆的样子，劈头就問：“有什么事情嗎？”

“朱股長，張隊長反映了一些新的情况。你听一听吧。”曾為羣因为有事，說完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

朱克勤連忙將張桂娥帶到另一間屋子里，很高興的說：

“女隊長，婦女出勤率的規劃實現了沒有？”

張桂娥臉上泛起了一陣紅暈，微笑着說：“出勤率達到規劃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我今天有個新的情況向你反映，是關係辦公室被燒的情況。”

接着張桂娥彙報了她所發現的情況。

第七隊的記工員吳懷彬，思想意識一貫較落後。過去，他是初級社的會計，賬目搞的不清楚，社員對他有些懷疑。轉高級社後，他沒把初級社的賬目交清楚。昨天，他兒媳婦和張桂娥一起鋤草，談到辦公室起火的事情。那天，她因為病了沒去救火，躺在床上只聽見一陣陣的脚步聲，約莫過喝一碗茶的時光，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向相反的方向跑去。接着她公公叮囑她不要在外面多嘴，免得麻煩。這使她奇怪起來了。

張桂娥頓了一下，接着建議道：“她的公公一定有問題，要為什麼不准媳婦在外面講呢？朱股長，把他找來問一問，就可以搞得更清楚。”

朱克勤想了一下，搖搖頭說：“不！暫時還是不找他談。只是多注意一些他的情況就行了。”

“對，我走了，以後發現新情況再向你彙報。”

“好，謝謝你，你供給的線索對我們工作幫助很大。好，謝謝你。”

“這是我分內的事，有什麼可謝的。”

朱克勤望着女隊長的背影，高興地自言自語地說：“有这样的人民，那怕反革命分子再陰險，再毒辣，再狡滑，总归是逃不脫人民的巨掌的。”

王思清自从改变了看法之后，工作積極主动多了。他不是上羣眾家去訪問，就是到現場去觀察，一心設法破案。当朱克

勤把張桂娥所反映的情況告訴他後，他立即又趕到現場，尋找有無可疑的腳印，時間已經過去了好幾天，到過現場的人也確實太多了，要想找出可疑的腳迹，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思清根據張桂娥所提供的線索，朝着記工員吳懷彬的家，對沿途每一個腳印，都反復地檢查着。

很久以後，他終於從雜亂的腳印中，發現了一條不太清晰的腳迹。這個腳迹是向着西南方去的，中途並跨越了一條大路。

“真奇怪！”王思清想着：“這個人大路不走，偏要走地裡。這證明不是一般鋤草的人走的。”

他跟着腳印朝前走。不遠，那腳迹與一條地邊的小路平行着。“奇怪，這人有路不走，走田里……啊！腳迹是晚上留下的，要是白天的話，難道他竟會有路不走走地裡嗎？”

王思清想到這裡，拿出隨身帶的米達尺，蹲在地上，一會量量腳印的長度，一會兒比比腳步之間的距離，發現腳印長27公分。而腳印之間的距離寬窄不等，寬的達130公分，窄的只有60公分。由此證明：縱火者的個子很大，身長起碼在170公分以上。同時也說明：那腳迹是在走一段跑一段的匆忙之間留下的。

線索在發展着

王思清根據腳迹的線索，將調查重點放在吳懷彬家的附近。靠近吳懷彬家有六戶人家，上面緊挨着的是地主王啓家和一戶姓黃的社員，下面住的是吳懷彬的堂弟吳懷明，女隊長張桂娥。再下面就是社主任趙強的家。在這三家的人中，除了姓黃的一家都是矮個子，其餘各家都有大個子。於是，偵察員便將所有值得懷疑的人，一一作了徹底的調查。

偵察的結果是這樣：在失火那天晚上，趙主任在四隊開會，并且还住在四隊隊長家里。張桂娥的哥哥个子虽大，但是个跛子，不能跑，而且他还是和張桂娥一起去救火的。吳怀彬年紀大了，沒有去救火。他弟弟是和張桂娥一起去救火的。这些人的嫌疑都不大。地主王啓家一直很遵守法令，和外面从來沒有过联系，走路碰到農民馬上站在一旁，点头哈腰的讓路。开起会來，他总是說：“我是靠剝削長大的，过去錯了，現在一定老实生產，好好改造。”有时他还檢舉其他地主不滿政府的言論和行为。因此，農業綱要公布以后，他第一个摘下了地主帽子。这次救火中，他表現得很積極。虽然，他到得比別人迟。但一到現場，他就冒險爬上了靠办公室的一戶貧苦社員蔡老头的屋頂，用水澆湿烤得發焦的茅草。当一团火球飛到蔡老头的屋頂，眼看这屋子就要燒着，他毫不疑迟，奋不顾身地以身子躺上去，压熄了火星，保住了房屋的安全。事后，蔡老头說：“要不是王啓家，我的屋子早被燒完了。”他却說：“天下農民是一家，算不了什么。嘿嘿！”

看起來，这一番追查，綫索到此好象断了。

清晨，濃霧漸漸消散。太陽，从东方放射出万道光芒。葱綠的小麥平鋪在田野，远望过去，好似一幅美丽的圖画。社員們一組組地在自己的耕作区里鋤草。一行行、一排排的野草倒下去，一片又一片的田翻耕好了。田野是一片万象更新的气象。

趙强在地里檢查質量。他看着壯苗的小麥，不由得臉上浮起一陣微笑，情不自禁地脫口誇獎：“多好的麥苗啊！今年又是個好年成。”在地那头，曾為羣也下地來了。当他倆碰在一起时，都吃吃地笑了起來。

“老趙，咱們研究一下工作吧！”曾為羣建議着。